
LIBRARY
JUL 0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陸子學譜卷之十六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陸川龎　嶼校

門人上

歐陽子謂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後世誤渾爲一。孔氏門人見於論語者可考也。孟子論見知不獨在親炙。凡去聖人之世未遠者皆得與焉。蓋世之相近。源流親切則亦與弟子無少殊耳。陸子再傳之士名人甚衆而發明陸學。若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宏偉統緒所在不可没也。今錄門人爲二卷、

包文肅公恢

宋史本傳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邵武守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甫薦爲府學教授、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授掌故、改沿海制置司幹官、會歲饑、盜起金壇溧陽之間、恢部諸將爲討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韡辟爲機宜。復有平冠功。改知吉州永豐縣、未行、差發運幹官、福建安撫使陳塏檄平寇。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添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討溫寇。辟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議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湖北提點刑獄、未

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愜曰、彼非犬豕。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衆感悟、爲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愜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汚衊之耳。又四年、起爲廣東轉運判官、權經畧使、遷侍右郎官、尋爲大理寺少卿。即日除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愜單車就道。調許澉浦分屯建砦、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賕百萬、愜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升秘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沉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愜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人爲之也、因責子侍養

跬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内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於外。恢命沉於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又姑死、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愬於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臥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尋爲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豪有奪民包舉田寄公租誣上者、恢上疏指爲以小民祈天永命之一事、帝覽惻然、罷任事者、即歸民田、詔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任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蠱獄。課盆鹽。理

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閑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之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嘗怒直言經筵奏對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為程顥程頤恢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懷慎臥簀窮約事戒諸子歛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遺表聞帝輟朝贈少保謚文肅贈銀絹五百

遺文

淳熙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先生門閭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文肅公作旌表門閭記其畧云門閭之高不惟

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於是矣陸氏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宰立更刱先生祠堂增葺書院九月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於郡學之東以袁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文肅公撰三陸先生祠堂記發明先生之學最爲明晰可以盡破俗學之疑今錄其文於後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

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檢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狥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涘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爲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稾獘悉革誠意孚而人心興起卓然爲海内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

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就實以課日進月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實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已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已者信也自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大而化則爲聖而入於不可知之之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智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爲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

意而徒爲無忌憚大言也蓋以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其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各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爲多然則其學眞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爲私商也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已

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爲一門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曰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爲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曰方士禪伯眞爲太崇無復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教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爲禪學又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嘗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歷經者

言之眞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究於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爲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爲學即是讀書而以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反說爲證以東書不觀遊談無根之虛爲病乎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其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爲教哉抑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言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又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者則如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謂其

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言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張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嘗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爾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畧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圓活渾浩流轉見其所灙造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粗見於荊門惟其以正人心爲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笞箠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識者知其有出於刑政號令之表而周文忠以

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域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身而止知命哉遡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如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簀之時則亦無間然矣達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安

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士友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韜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内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袁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傅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云、

按包文肅公詩文雄偉。有集行世。書法亦工。吳文正公澄集中有題宏齋包公巽齋歐陽公遺墨後、云玉谿翁嘗登

盱江宏齋先生盧陵巽齋先生之門子於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包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有所不爲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希前修可也豈可但珍其遺墨而已哉玉谿翁名未詳既云登宏齋之門則亦本陸子之淵源矣文肅諸父雖兼遊於朱陸之門其心悅而誠服則陸子也至文肅則全爲陸子之學而直斥疑陸子者爲虛見識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月新之功蓋陸子再傳弟子惟包文肅袁正肅二公尤爲能大昌陸子之學故門人中首列二公焉

袁正肅公甫 兄肅

宋史本傳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秘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墻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爲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庸夫憸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他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答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

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illegible]産增附嬰兒局遷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綢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樁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寛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修陂塘剏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

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二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於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籍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盜廹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於朝爲保境捍禦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於朝給度牒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郡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

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於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
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
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
劾姦貪决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刱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
陸九淵歲大旱請於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賑恤疫癘大
作刱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
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
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
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
徽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隷漕司例運兩
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爲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
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

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還秘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於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農夫稼穡之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勵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爲之事必行。不當爲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令中外臣僚奏事毋得擿摭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

其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奏繳不擿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劵。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産。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户。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西江。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

與萬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萬之誥命。終不與書行。延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他志。翌日延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贓六十萬。湯巾等又入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萬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萬之輕脫難信。去年萬之在淮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翌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

入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修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湧。旱魃爲虐。褚弊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爲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説、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心相契。其樂無涯云

遺文事蹟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正肅任江東提刑、奏建象山書院於貴溪之徐巖。祀先生。侑以楊敬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刱書院於山間。拜命守荆門不果。至是正肅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巳向亥。傳季魯聞而譏之。曰書院爲講古習禮之地。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巳申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游。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聿與正學。山之旁近。爰咨爰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遐。山峰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横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

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事已分内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途朴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此耶工役僝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冬十月巳未正肅刊先生文集自爲序其畧云象山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於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

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
體無方。是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彝倫。是謂乾健
坤順。是謂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
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
勉。寡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容贊述。姑誦所聞。附於卷末。
十一月朔。正肅遣池州屬官韓祥至書院。祭告先聖。告文云、
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
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
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圮。有司弗葺。被命茲來。惕然大
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
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

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縻弗遑躬詣祠下心以告矣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告文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所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爲師友梭山復齋皆爲一時聞人而象山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爲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聾瞶天下以爲眞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爲私吾儒爲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爲之反覆致意洎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

業斯世溪望焉而娟嫉者沮之。雖一斥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爲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正肅作象山書院記。其畧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絜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讜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聞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正肅提刑江東。既建象山書院、又創鄱江書堂。自爲記云、或

問子曰子剏象山書院於貴溪、與白鹿書院於廬阜、而又建鄱江書院何也。余曰子豈知余哉。余自爲童子拱立侍旁。每見師友過從考德問業熟矣。曾未十數年。次第凋零。及余兄弟遊宦四方。同志者亦往往間見。未數十年又皆寥落如晨星之相望。每爲之慨然。將指江東兩書院蓋士友所宗之地。振而起之。責實在余。故凡士之賴處象山若白鹿者。各隨其行輩與其望實。或畀領袖之職。或在賓講之筵。衿佩咸集。彬彬可觀矣。而余之所深慮者。已成之才。雖易於振拔。而後來之秀。未保其嗣續。況士友之紛至。非聽其話言。察諸履行。則未可得其爲士之實。於是選通經學古之士。師生徒而課之。余暇日亦數加考察。俟其有立也。乃分兩書院而肄業焉。此鄱江書院之所以建也。諸老先生遠矣。師友道喪。士習日駁。

慕超詣者無深實詳縝之功騖辯博者乏通貫融明之趣轉相依倣諸老先生之本旨愈晦不明方且徇偏見立異同幾有專門名家之弊其原皆起於論說多而事實寡然則羣居書堂相與切磨亦求其所以爲人者如何爾在家庭則孝友處鄉黨則信睦涖官則堅公廉之操立朝則標正直之風果若是奚必問其自白鹿乎自象山乎不然飽讀舊書習熟遺訓而孝友信睦公廉正直一有愧怍自白鹿則白鹿之羞也自象山則象山之玷也可不懼哉書堂凡四齋曰達原、止善、存誠、養正而講道之堂則名曰得得者何井卦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井之義大矣哉雖汲而未嘗汲也故愈汲愈新雖養而未嘗養也故愈用愈有尚無有得寧復有喪本無可喪於何求得孝友也信睦也公廉正直也行所當行止所當止

至平至常萬古一日何喪焉何得焉然則得云者得其無喪無得者而已放勳之所謂使自得之者得乎此中庸之所謂無入不自得者得乎此孟子之所謂深造自得者得乎此以此而學爲人尚何論說之勝而事實之微乎尚何徇偏見立異同而有專門名家之弊乎嗚呼鄱江書堂之學子爾果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學者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源脉長矣勉之紹定六年孟夏鄱川袁甫記并書

正肅自題正獻公文集云渾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辭雖工所謂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我先君子之屬辭也吐自胸中若不雕鐫而明潔如星河粹潤如金

玉真所謂渾然天成者乎先君子自言兒時讀書一再過即成誦精神純固無寒暑晝夜之隔及壯寢多不寐凡所著述率成枕上至暮年甚博停畜日富然未嘗襲人畦逕尤不喜用難字每誦先聖之言曰辭達而已矣立朝抗疏懇惻忠愛至其指事力陳畧無回撓入侍經幄講讀從容每援古誼以証時務落沃良多開明本心一言一字的切昭明聞者感動其他論著多有補於世教凡矜夸粉飾峭刻奇險之語一無有焉非全於天而能若是乎嗚呼先君子往矣遺編猶在不肖孤尚不能窺其彷彿又安能擬諸形容惟是散落人間兄弟相與裒輯尚多闕畧姑取其已彙次者刻梓以惠後學俾知有道有德之言渾然天成蓋若此不肖孤尚未即死庶幾旦旦熟復以自警云紹定初元八月既望男朝奉郎權知衢

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甫拜手書、

眞文忠公德秀作紹定江東荒政錄序云、紹定中、鄮山袁侯、自衢守爲江東常平使者、既又直寶章閣提點本道獄刑、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未行、進直煥章閣、因任嶺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於是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飢、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訖事、侯之幕府、有纂其事而屬余以序者、余歎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於菑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所擬耶、蓋天之爲心、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乖殄焉、雖非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飢且瘠而不

至盡委溝壑、此天心之所以爲至仁、而人心之仁、所以與天爲一也、夫連一道八九州、旱而霜、霜而澇、澇而又旱、天變頻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心之仁、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貇貇然惓惓然、寢爲之不寐、餽爲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爲民請命於朝者以此。其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之所形、詩歌之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爲之盡力、侯嘗自謂一點赤誠對越蒼旻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盜作於閩、未幾又作於衢、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飽其民、且飽其師、凡防扞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内之人無隨和、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大矣、

雖然、侯之所爲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往往流爲不仁者違天而自賊者也以侯之所爲然後爲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爲之動其得爲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耻不侯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按正肅公所著書有孝說孟子解信安志防拓錄等書而江東荒政特其一耳然公之有得於家學上承陸子而發爲實心實政者於此亦可見其端而陸子之教所謂言皆實言行皆實行隨處可驗又世俗無識之士妄謂朱陸異而不同有若仇敵故特錄眞文忠公序文以明其妄文忠得朱子之學於詹元善自南宋以來號爲能昌明朱子之

學者無若眞文忠其爲袁正獻公行狀既推崇不遺餘力而願師其德學爲正肅此序亦稱其爲天之所屬而推原其學於本心不惟不相詆而論學亦無不同後之爲朱陸異同之說者其造詣未能逮文忠公之百一而矢口狂論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乎試讀文忠此文及正獻公行狀亦可以惕然而知所愧悔矣文忠又嘗爲正肅像贊云傳絜齋心得慈湖髓方寸之明照萬里是爲鄮山子袁子蓋正肅上承家學又兼師慈湖也正肅兄肅字晉齋眞文忠公同年進士也師事舒文靖於新安仕蹟甚著弟商字可齋亦知名於時

馮興宗周之德二人亦慈湖門人籍貫官階無可考惟見於袁正肅公跋慈湖遺書云先生之言多矣門人馮興宗周之

精取訓詁之要聚爲一編屬甫刻梓以惠後學或者病所取
太少甫語之曰先生豈多言哉先生居處無一惰容接人無
一長語作字無一草筆立朝大節正直光明臨政子民眞如
父母皆是先生純純皜皜之妙先生嘗侍象山先生發本心
之問舉扇訟是非以答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
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後守永嘉謁先聖謂自幼而學壯
而始覺覺此心湛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
化嗚呼先生之學師先聖師象山先生吐於言辭的的眞實
一編已多矣奚其少

陳少宰塤 子少司寇蒙

宋史本傳

陳塤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

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竦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著頃刻數千百言輒就試江東轉運使司第一試禮部復爲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制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塤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塤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帝即位詔求言塤上封事云上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

之機而已今日之敝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敝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涖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塡直聲始著於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之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銳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吾拱仰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爲之志遵養時晦至德也不可因以失乘時之機上嘉納之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塡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於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又有吳潛汪泰亨上彌遠書乞正馮榯王虎不盡力救火之罪及行知臨安府林介兩浙轉運使趙汝憚之罰人皆壯之遷太常博士獨爲袁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

不攺謚有美惡。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愿。議出。宰相而下皆肅然改容。考功郎陳耆覆議合宜者。陳洵益欲攺。塤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痛加警悔以答羣心。早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防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匄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也。次言內廷當嚴宦者

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州尅卜日發漈坑遵江山而東塤覊諜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爲良民而爲刼盜不事耒耜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冀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塤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横貪害塤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塤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衆皆欲殺

之、塤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狥於市、囚之圜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為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為得師。未幾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既無經理圖回之素、惟有感動轉移之策、必有為之本者、本者何、復此心之妙耳、又言履泰安而逸樂者有習安致危之理、因艱危而兢懼者有慮危圖安之機、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妄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糴糶、結鄉社以防竊發、黜增剏以培根本、今任用混殽、薰蕕同器、遂使賢者恥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塤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塤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

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文多不錄、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氊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序跋文畧

理宗紹定五年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以尚書劉壽諸石、時和仲爲浙帥、跋劉後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啓千古之秘。開警聾迷。迓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於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有慈湖文元楊先生。絜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鏗鍧。于以昌

我宋文明之治云云

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和仲爲泉使、刻先生語錄、自爲序、其畧云孟子歿千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生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啓羣心詔後學其敎不務繁而本末備其辭不務多而倫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卽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邱阜之嵩華歟塤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道治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爲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鋟勒焉或謂塤曰近世儒生闡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捜拾摹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子之所得不甚鮮約乎塤語之曰先生之

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爲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和仲一號習菴黃文潔震論云近世慈湖先生楊文元公教學者專指心之精神是謂聖或者亦不無疑焉然此語於傳謂吾夫子所以教子思也使之推數究理周其所察則精神云者正其心之用與世之攝置此心於無用者正相南北與程子所謂存心愛物者正自符契故慈湖爲郡敎化興行習菴學於慈湖愛人利物之政至今盪人耳目要其行事則可以推其所以言心者矣

袁正肅甫題習菴觀聚堂云習菴築室扁曰觀聚堂前何有萬象可覩山如郛郭烟雲吞吐草木沃若春先媚嫵修篁漫

山不知隆暑何況秋空呼日入戶朔風吹雪松聲如怒上天下地四方曰宇物生其間何可勝數我於是觀樂哉斯土隨意作室不華不寙買山旋添稍葺園圃得趣幽閒不入城府良朋偶來傾倒肺腑不及時事惟談鄒魯朋去何爲周易一部消息盈虛窮今亘古觀乃自觀寂無一語又題其尊明亭云非德不尊非道不明爰取斯義以明吾亭亭在山巔氣象巍然山從何來蜿蜿蜒蜒我坐亭上極目一望羣峰畢朝尊無與抗我撫亭下萬狀難寫一一分明入我醆斝有時攜節偕二三朋莫知我心獨撫孤松

錢秘閣時 子柏從子允文

宋儒學案本傳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凡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

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爲政事亦多所裨益、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爲融堂先生、

按宋史本傳與此傳畧同、此傳脫二語、今增入、

慈湖爲錢子是誌其妣徐氏墓云、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是、至契子是、已覺惟尚有微礙、某剗其礙、遂清明無閒無內外、無終始、無作輟、日月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遺冢子柏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如見、族人事

有難決、就問、一言而定、闔閭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鄰里、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救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梧野殀、捐地數畝爲萬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合、子是起敬誌銘其墓、某與子是亦嘗爲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爲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是之子柏字誠甫、亦近於嘉、

慈湖贈錢誠甫帖云、誠甫遠訪、從容近日、問答亦詳、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怒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毋或昏、

象山學案云錢允文號竹間淳安人錢時之從子也登咸淳九年進士第知武岡縣受學於時

羅寶章必元

宋史列傳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忤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窘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爲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横前後宰貳多爲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爲直之言於州曰區區小官罷

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尅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脉、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鰍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按羅亨父師事包敏道。其調護曾景建之戍、毅然釋其繫而遺之、尤爲同鄉所重。蓋實有得於陸子之敎、故能臨事卓然、毫不惑於利害也。

鄧侍郎泳

撫州府志本傳

鄧泳字德載父約禮從學於象山先生泳早承家學登嘉定十三年進士授分寧簿居荊湖制置司幕下再調江陵錄參改新建令上都堂稟議除太社令淮西制機幕兼沿江制司參議加軍器監簿措置江防及齊安告急往見孟珙勉以力疾出戰洎奏功珙曰鄧制參第一除太常丞知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屢遷右文殿修撰同修國史遷刑部侍郎會天變求言泳奏愛惜根本愛惜人才愛惜日力切中時務仕終通議大夫自號巽坡居官所至以廉見稱晚歲坐累遷謫卒年六十九泳為橘園李侍郎浩之甥入史館遷刑部官籍皆相踐云

饒秘監應子 從弟安撫應龍

撫州府志本傳

饒應子、字定夫、延年長孫也、延年師陸子。教子孫世守其學。應子紹定五年進士、歷岳州教授、監封樁上庫、改知新建、辟知定城縣、寶祐五年除太學錄、陞博士、開慶元年、進國子博士、遷秘書郎、兼國子編修、九月權兼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時江西湖北湖南皆受兵、詔淮西赴援、應子行次江上、手疏淮不可弛備。宜留兵牽制。上從之、或請移蹕、朝堂聚議、應子奮筆曰、誰爲此謀、宜斬。又言洪天錫有犯無隱、監學小臣徐庚金輩叩閽去國、宜旌異之、累疏丁大全董宋臣等罪。景定初、遷大理少卿、改秘少監、未幾以何夢熊論罷去國、年五十有七、所著有南麓集三十卷、

饒應龍、字翔夫、延年孫、應子從弟、與應子並承家學。端平二年進士、初主餘干簿、馬裕齋趙節齋交薦於朝、改知德化縣、

丁大全當國欲處以要官拒不出理宗擢用不附丁者除監察御史首條陳敬天愛民用人聽言四事及戒貢羨餘明日果有帥臣獻方物者上怒却之在臺端風力甚勁或勸其婉言公曰言官其可婉耶竟以不合罷歸未幾提刑江東改浙西披閱案牘或終夜不寐遷直顯謨閣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捐萬年倉以惠飢民年六十卒於官所著有詩文類編六十卷史討三十卷盡心錄三十卷奏稿三卷行於世

羅運判愚

撫州府志本傳

羅愚字季能文恭點子以遺澤補官除藉田令補外得與國軍陛辭陳三說以講正學親忠賢爲本根以尊道揆重言責爲綱領以獎忠正顯靜退褒介潔示節儉省浮冗爲規模上

嘉納。以清勤褒之。至郡值歲飢。賑恤有方。遷湖南憲使。創雄楚軍以弭寇。改廣西運判。除鹽法害民者。作清勤堂。高定子爲箴。表端平聖訓也。自號北林。卒年五十七。愚恪守家學。行誼純固。政術循良。生平召除之命十有五。而辭者十有一。出處裕如。眞西山魏了翁亟稱之。蓋陸子之餘波所及也。

趙郡王希館

宋史本傳

趙希館。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館撫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學於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户。峒寇李元礪方起。行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毋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

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爲危之希館至闕審形明間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諜窺闞希館得諜詰之縱其去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由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館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西蜀銓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

莫敢自陳希館白其長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館易班希館力辭弗克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常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是希館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清重以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閫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爲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紫以寶璽推恩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潭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希館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爲動容越明年論祠祭不蠲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歛贈以金幣希館

[illegible]量深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按信安學於徐文忠公誼其授受緒言莫考然觀史傳稱其告理宗以初政急務莫先明道則其平素用功於道學亦匪淺矣

趙忠憲公與懽 從弟與明

宋史本傳

趙與懽字德淵太祖十世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差主管官告院遷將作監主簿差知嘉興府遷知大宗正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尋爲都官郎官加直寶章閣兩浙轉運判官進煥章閣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拜司

農少卿、仍兼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遷浙西提點刑獄、授中書門下省檢正諸公事、拜司農卿、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權刑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權兵部侍郎、遷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時暫兼吏部尚書、尋爲眞兼戶部尚書、時暫兼浙西提舉常平、加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皆依舊兼知臨安府、與執政恩澤、加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時暫兼權浙西提點刑獄、授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馬兵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時暫兼權揚州兩淮安撫制置使、改兼知揚州、尋兼知鎭江府、兼淮東總領、提舉洞霄宮、復爲淮浙發運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八月卒、特贈少師、與薨所至

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矣

按寧波府志與𥲅本傳、稱其初居青田。慕楊文元公簡。倡道學於慈溪。不遠千里。因從弟與明詣門受業。得其心學。至歷官司農少卿時兼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副使、因慶縣地之湖北創立慈湖書院。以崇祀文元公。又申聞其事於朝。設立書院山長。諸生誦法之盛。與宋相終。又自青田徙居慈溪。其心悅誠服。倡明師學。不亞於錢融堂。時陳和仲損矣。又稱其於嘉熙中知平江府、郡中飢、分場設粥。以寓公方萬里董其事。全活數萬人。行飲射禮於學宮。廣絃誦以嚴教養。學宮子弟為立生祠。其惠政感人如此。而宋史目以聚斂。其信然耶。聚斂必有其實。傳中並未指出其若何聚斂。豈以吳丞相潛疏言沈炎為與𥲅腹心爪牙甘為

搏擊云云。故滋物議耶。是時元兵渡江。國事已危。軍需旁
午。與簒身爲宗臣。催科嚴切以濟時艱。容或有之。且潛亦
爲炎論罷。則相惡之言。未可爲據。又稱其卒謚忠憲。史傳
亦不載。惟見於本紀而已。其先居青田。後徙慈溪。子孫現
家其地。府志必無舛錯。而史傳止稱其居湖州。則亦誤矣。
宋史成於元之中葉。時方崇尚朱子。排詆陸子之學。以吳
文正虞文靖二公之賢。時論猶以陸學爲疑。使不得安於
胄監。則已往之爲陸學者。橫遭誣衊。固其所也。故存宋史
本傳以備忠憲官階。而復參以寧波府本傳而論之如此。
至於吳丞相潛與兄參政淵。並學於鄒奉議斌。蓋亦陸子
門人。而疏論忠憲甚厲。亦如東坡目伊川爲奸。意見偶不
相合。則不能不異。而各成其爲君子。不相妨。亦正不必強

同也。

慈湖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云。與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爲僉判。全不見有性氣。永嘉徐良甫與德淵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曰。異哉。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憲今於日用應詶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動乎意。

吳叅政淵

宋史本傳

吳淵、字道父、秘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

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强。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寃訟於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江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毋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改揚子縣、兼淮東轉司幹辦公事、添差通判眞州、入為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

再遷祕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警報至調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其不可大約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荊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師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深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權戶部侍郎再爲總領兼

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蓋淵所薦者也遂仍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以户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郡流民焚刼無虛日獨太平境内肅然無敢譁者以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不赴以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祲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如故陞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澉浦等處兵船歲亦

大祲。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左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爲沿江制置副使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將調兵。生擒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府、歲亦大祲、因淵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掬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

脉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匄辭以本官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領江淮茶鹽所、荊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淵調兵二萬、徙援川蜀、其後力戰於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畧、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

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菴文集奏議。

吳丞相潛

宋史本傳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減膳而已疎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

戒以恒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衺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衺說正論以爲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脉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灾可息弭灾爲祥易亂爲治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曰賑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大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

輕易。以為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腦肝塗地。得城不過荊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還大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為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脈。五曰廣畜

人才以待之絕。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舒。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善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秘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寬恤人户。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爲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没。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静專察羣情。以剛明消衆慝。警於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

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弊本末以寬郡民。與轉運使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王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授華文閣學

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爲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

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令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姦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蹈郴賓、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矣、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

婁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尊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𥲤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兼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按二吳之父。名在僞學之籍。與文元袁正獻同列。又延鄒奉議斌教其二子。故叅政與丞相實心實學。發爲功業。照耀一時。叅政力辭起復。丞相論反身修德。皆有得於講學。而合於奉議所稱象山第一義者也。

寧波志名宦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潛出入朝省不常、初以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後復以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首先加惠庠序。篤意教養。以學供日繁、庖饍不足、乃於常饟外日增給錢一百二十貫分齋造食。官給權量。俾齋隸各以時值取於市。復撥沒官田產歸之學。以廣樂育。嘗出所輯孔孟格言。及所製存悔齋箴、偏惠來學。凡學計不續。支移那給。有請必俞。諸生感之。肖像祠於石室。郡城不飭、有憑城而樓觀者、巡徼之途遂塞。潛乃芟夷

荆蓁閼者補、圯者壇、低薄者崇、益翔巡鋪、實卒以羅、鼎建義和永豊朝京三門、而甬水靈橋東渡、悉繕治之、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爲姦、民甚苦之、潛立爲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衆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貲。俾蓄以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調用有時。著爲成式。其船專留江滸。不時輪番下海巡綽。船户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於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於夜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户有籍而行旅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内蔽京師。又立烽燧。分爲三路。皆發軔於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

[illegible]筞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寄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江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懾故理宗諭之曰已書再考鄭綱振俾海道肅清非虛語也潜尤究心水利於郡城平橋立水則刊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啓閉遇淫潦輙委官啓閘泄水民免墊溺他山洪水灣隄崩河决即其地爲三壩西七鄉無復旱暵之憂懇管山河導西江二百餘里之水滙於茅針碶鄞慈定皆沾其利已又碶鄞之楝木碶永豐碶開慶堰鄞郎堰北津堰西渡築江東道頭以濟浮梁所不及堰慈谿之雙河使越人不得以鄞爲壑堰黃家閘支浦又爲黃泥埭爲新堰爲新壩造髙橋凡諸邑淤河淺港悉浚治之重修驛路至今有相公衢吳公塘之頌置永豐倉準常平之法建惠院一百五間合六廂之鰥寡孤獨瘖聾跛躃者三百人廩之開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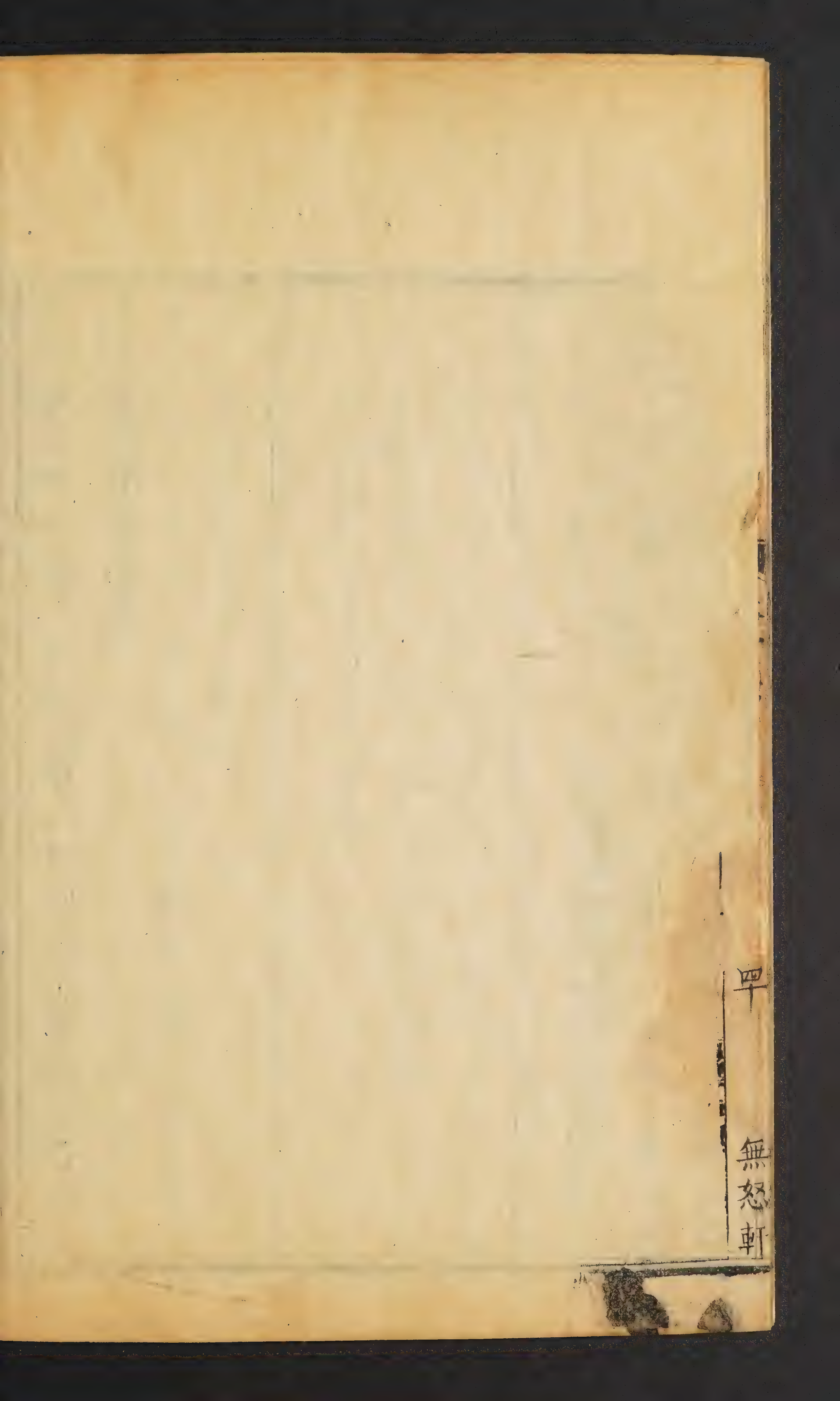
民藥局。歲以春夏施其劑餌。三年之間。雨暘常愆期。潛無時不禱。有禱輒應。屢致豐稔。麥有三穗之瑞。民甚德之。嘗自爲詩曰。數莖半黑半白髮。一片[illegible]此潛憂先天下。剛直敢言。其奏疏及與宰相論辯。忠憤激烈。皆人所不敢聞者。先以忤時相罷。奉祠。既而賈似道銜之不已。安置循州。乃除其私人劉宗申知循州。屬以黃祖之事。百計殺之。潛預知死日。循人咨嗟悲慟。

徐都曹愿

寧波府志本傳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遊太學。一時文辭爲倫輩所重。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居官以廉。莅事以勤。後除福建提舉。適黃勇寇。羣官縮頸退避。愿獨晏然無懼色。且爲婉言撫喻。寇乃列

拜於前事平入爲右司兼都曹人謂愿嘗受業於絜齋故其政事文學有自來矣



陸子學譜卷之十七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門人下

袁太師韶

宋史本傳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侍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韶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韶知桐廬縣桐

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為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為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為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為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為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有爭逃避者乃拜韶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

從之遂討全韶以言事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蘇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汝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太師在袁正獻公弟子之列其授受議論雖無可考然今

甬上尚有師弟秘省坊爲正肅及太師作也蓋自淳熙以後慶元一路悉宗陸子之學名公卿良士莫非楊袁舒沈四君子之弟子而太師又正獻公族子也其淵源尤爲親切者矣太師曾孫桷字伯長仕元爲學士以文名一代自號清容居士有集行於世蓋亦能繩祖武者也

楊叔謹恪

楊恪字叔謹文元公簡之長子也宋史未有傳官階所至未詳惟錢融堂時所爲文元公行狀稱恪任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按叔謹與袁正肅公甫眞文忠公德秀等比德相友進學甚優文元公之教爲之不墜少時嘗請文元公書訓語公書舊作授之云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

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珠璣咳唾蘭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用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其啟發之者如此文元公生平不作草書惡其不莊敬叔謹亦專學楷書一日過庭請書訓語文元公即書法爲訓以授之云世謂王逸少書爲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日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子起對曰鄉閭有一富户爲桃枝細器寸盈二十篾緣以小黑漆誠極精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耻效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也先生笑而無語子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朴和平近於隸蓋今之楷即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

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為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絕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同而又弱顏方正敬莊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虞柳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亦默同此默同之心即道心顧知之者鮮女既知之矣其敬之戒之毋荒墜時慶元二年中冬之十三日後叔謹通籍得差遣將之官文元公書訓語送之曰堯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女止而況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為畏甚不易得臯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此守非思慮言語可及可惜可惜敬之敬之兢業不兢業即

禍福榮辱之樞機云蓋叔謹造詣高而文元公期望之遠如此

趙冢宰彥悈

宋儒學案傳略

趙彥悈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文華殿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彥悈嘗辨象山先生非禪又題巳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之書不離斯人篤好而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元道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云

紹定三年夏四月彥悈任江東提刑重修象山精舍自爲記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騖彥悈壯歲從慈

湖遊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乃至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邃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派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葉秘書夢得

葉夢得信州貴溪人學於傅琴山先生登理宗嘉泰二年壬戌科傅行簡榜進士官階所至未詳惟象山先生年譜稱其

以淳熙十年庚戌任撫州守更創三陸先生祠堂距戊進士時四十八年則其年亦已老矣包文肅公爲記謂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則嘗爲秘書丞監者故以秘書稱之也先是復齋象山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淳祐十年夢得爲撫州守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創新祠於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夢得自爲之記其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世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都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襃之非偶然也夢得在撫多惠政嘗修千金陂教授趙與輈記云嘗讀杜君卿通典建昭中邵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爲隄

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後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撫為郡以二水合流號曰臨汝攷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定山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為盱自盱入石門為汝由郡東文昌堰遶北城至西津與臨水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崗複嶂嵬峩岌業北行二百里至此為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繚繞如玉帶圍腰金石臺屹峙於外故里讖有臺分堰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孕秀人物瑰瑋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里方合於正流相為消長若支盛則正壅塞裳可涉越旬日不雨則絕流

地脈枯燥風氣渙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遏支而行正然陂常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其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嘉熙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都嘗屬寓公符簿遂者經營上流順地勢之直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峴臺下事未及竟傍無障閑復成絕潢後之來者顧瞻永歎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郡守秘書葉公夢得蒞事之明年燕凝作嘯逌酌與言欲回其瀾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内陂三百丈渠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傭雇而不科夫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為市咄嗟而辦源浚流長舳艫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祐辛亥十月二十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嘖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錫實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為浮議者曰盱城歲

鏵連橋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綱發必候春夏積雨巨漲然後鼓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罔水行舟也此一不足慮或者又曰溪瀆而東多歷年所率為筒車以資灌溉陂而絕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東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逃陂新陂綿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艖茗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下必慮有檢柅多為謗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欄其越稅者未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若水復古道或至衝嚙殊不知橋數十眼受水甚寬前此國闉屋裂於風矣未聞址圮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閱歲滋久竹折木腐葺之勞費莫繼耳以今計之錢僅一千緡米僅二百石若歲加葺多則十之三四少則十之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為之那輟

亦宜易事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圖俾前郃後杜之歌專美於南陽也郡侯俾與輈識顛刻諸堅珉故不敢以膚淺辭姑勉述其槩併得以剖或者之疑云淳祐十一年季冬望日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浚儀趙與輈記

鄒知丞近仁

鄒近仁字魯卿饒州德興人學於慈湖仕未達遽歿慈湖為其銘云某為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某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道某與語從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忽盥手振衣而坐名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汝輩修身學道則為孝矣言訖而瞑元祥以訃來予哭於寢門之

內曾不憚修途至通名予意曾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予哭曾哭而拜予答拜言問既久留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曾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曾卿祖諱聖從嘉州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隆興錄參曾卿質直不事文飾以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告以有過則歛衽謝服所嘗爲雖強禦弗畏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嶧次曾銘曰孔子沒月至日至者久殆誰其嗣之孟入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之曾卿嗣之

集。按林氏江西通志作名曾卿。字季友。號歸軒。所著有歸軒

宋修叔林

宋林字修叔浙江金華人師事陸伯微見慈湖所爲宋母墓銘云宋母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生於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澹然脩潔承事陸先生冢子伯微亦言其澹然脩潔修叔遽丁其母憂既塟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覩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已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郴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子甡纔十有二次林郎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甡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誨之曰女父無恙時講道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衆每使學者熟問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

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帔請於舅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之從遊大見稱許後甥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甥字茂叔不幸早死呂子約哭之爲慟云修叔官階無可考後居江西隆興開禧三年冬母疾終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月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云

孫進士誼

孫誼字子方浙江慈谿人楊文元公之壻也學於公旣成進士而殁文元公以文奠之曰舅某茲致祖奠於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且猶拱自是心明達於日用舅剗餘礙喜甥之覺妻甥以長女每每講切謂甥用力於仁庶幾乎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玉力未續續妻與子遽

而哭舅拘官聞訃望哭既歸哭柩日月遄速今且奠甥老不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傅正夫侹

傅侹字正夫江西南城人傅通守夢泉之族子也學於楊文元公爲高第弟子嘗輯公議論經籍及訓誨弟子之言爲慈湖訓語今與曾汲古所錄誨語並見慈湖家記中多篤論如云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篇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一二章有子尚爲曾子所不可而況其徒乎其所記亦有雜盡信者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於首見識又不逮有子矣文元之卒正夫不遠千里以行述訪眞西山於粤山之麓請爲墓誌西山題行述後以未能深悉先生之道不敢爲誌而請爲墓表

又言行述者正夫所纂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正夫藏文元公所書孔壁孝經爲公平生得意之筆西山亦爲之題跋云

黃壁林應龍 李子愿恭伯柏[illegible]純父劉林應之附見

黃應龍南城縣人師事傅琴山先生學行甚高著述亦富登淳祐元年辛丑科徐儼孫榜進士第歷仕官階未詳學者稱爲壁林先生明天啟間禮部主事梁維樞兼管內閣典籍因編輯內閣書目中有黃壁林先生文集十四卷注謂宋嘉熙間黃應龍著黃爲傅琴山弟子云

壁林嘗爲陸子年譜跋謂文安陸夫子沒門人高弟日遠而年譜猶缺友人李子愿恭伯始裒彙歷年相與討繹稍備然未敢定浮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傅曾潭學者柏純父游

聞象山語恨莫得詳見是欣然悅亟請傳於來世愚謂學者尚談說而文安教人務在樸實自求故希專門者或且隨聲是非盍徐待其定應之對曰人心大同若此及觀是編可百世俟聖人而不惑遂踵其論反復參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其美志豪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名付其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後寶祐四年丙辰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拜手敬跋

葉貢士祐之

宋儒學案本傳

葉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於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子絕四碑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

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元吉樞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鵓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煖熱天隱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氷鑑澄光萬里清

元吉父母俱賢慈湖誌其妣張氏墓云張氏諱景昭故將作監丞允恭之女孝敬明悟嘗親書史事親有孝友之稱歸司農寺簿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悅湖海羣寇仲謨每有韜畧用事者雖不街其藁而與論謂善孺人以夫家司計者倜儻廣費孺人長慮卑出玩服

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爲祭祀伏臘之需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爲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爲壻不可使俗子壞其素風士之有學願靖者令諸子與之遊而遠其張皇虛驕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爲戒故元吉曰祐之由是不敢苟專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吉來訪報禮甚恭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爲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雖喜而未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吾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見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吾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云

曾定遠熠

宋儒學案本傳

曾熠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已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已。其流行發見。精粗畢備。厥功葢大。然定遠之意。欲學者於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郎道也。定遠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斷喪。爊爊利欲之塗。須體察於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令擢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擾乃變化。即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邪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定遠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

必有事焉。初非臆意料想之謂也。

曾定遠初刻慈湖已易。時趙冢宰元道。方以承事知吉水縣丞事。因題定遠所刻已易云。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械事先生舊矣。負丞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械。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械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餘見彥械本傳。

定遠自記已易云。先生已易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爲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

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已其流行發見精華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沈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廬陵曾熠謹書

趙冢宰元道又題孔子閒居解云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眞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弃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彥㦸敬書

定遠自題所刻孔子閒居解云熠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

必有事焉。初非臆意料想之謂也。

曾定遠初刻慈湖已易時。趙冢宰元道。方以丞事知吉水縣

丞事。因題定遠所刻已易云。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

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械事先生舊矣。負丞吉水邑

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械。曰先生推明

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

械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餘見彥械本傳。

定遠自記已易云。先生已易。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

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

所改。近趙公爲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

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與而復

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没。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

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已其流行發見精華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盧陵曾熠謹書

趙冢宰元道又題孔子閒居解云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眞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弃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

彥慽敬書

定遠自題所刻孔子閒居解云熠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

開後學因録木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謂五至三無皆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内心者可以自省矣嘉靖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熠謹書

張渭叔渭 弟清叔汾

張渭字渭叔初事呂寺丞祖儉後與弟汾並師事慈湖渭早卒慈湖銘其墓云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僞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爲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僞學之尤者而渭

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摳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蓋頓有覺焉後移書曩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喜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户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爲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窶安焉親故洪雨若之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衆人咸以爲難篤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五月戊戌葬於

其鄉之董塤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人心虛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孫明仲

宋儒學案本傳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明仲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頓異曩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辛苦則甚矣而心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王子庸

宋儒學案本傳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子庸問學自謂有疑慈湖

告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耀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意即疑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黃氏宗羲曰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於聖賢乎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四明志云舒氏門人有李元白者

字三江慶元奉化人仕爲國子博士初從蔡文懿又傳廣平詩學歸敎其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子伯誨伯森皆舉世科門人黄應春杜夢觀安劉王良其傑然者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眞汪行簡戴泳皆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又袁絜齋門人有朱元龍者先事呂東萊後事絜齋又有胡謙字牧之弟誼字正之奉化人並師事絜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謙別號東齋著易說易林誼別號觀省佚翁著觀省雜書三十卷尚書釋疑十卷沈氏門人有笠大年字耕道亦奉化人性行嚴重長於說禮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爲端憲公高第弟子所著有禮記訂義等書楊琪銘其墓按笠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笠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

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頎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原學脉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又有呂人龍者。淳安人。受學於錢時。爲世所稱。有洪揚祖者。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舒津字通叟者。奉化人。文靖公從孫。讀書績學。期至古人。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蒞事勤敏。雅志澹如。嘗博采傳記。著續蒙求。尚書解。春秋集註。十七史綱目。從弟澥字平叟。清苦獨立。景定元年入太學。講明正學。雖寒暑弗懈。著易釋二十卷。繫辭釋三卷。讀史隨筆五卷。心書六卷。一門經學。人謂得文靖公之傳。又有李洧孫字甫山者。寧海人。師事舒津。登宋甲戌進士第。受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霽峯先生。當時楊袁舒沈之學。東

浙學者家傳而戶誦也今姑錄其可考者附門人之後焉
又有史守之者字子仁史氏家傳云丞相浩之孫以祖蔭官
朝奉大夫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賜緋退居月湖之松島
時彌遠方貴盛而守之心非其叔父所爲著昇聞錄以寓規
諫彌遠每有所爲必曰十二郎莫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
賜之又淸河書畫舫云守之築別墅于甬東名鴻禧府延慈
湖絜齋講學其中嘉定間起倅嘉禾不就所著有世學二十
四卷潛虛解心易子尋卿字景伯尚郡主知嵊縣有仁聲又
有孫枝字吉甫者鄞人成化寧波府志云枝父允受業于沈
端憲公之父越州簽書判官銖故枝少即從端憲遊嘗問學
于朱子著尚書解十三篇袁正憲公見而嘆曰初謂子善爲
文不意造理乃爾嘉定間與長子起子同登袁甫榜進士枝

卓邁有智略。自秦隴荊襄達于淮海。凡邊事軍謀無不練達。淮帥延至幕下。枝以祿不逮親。辭不就。起予累官太常少卿。有清廉聲。次子碩質。紹定五年進士。累官工部侍郎。又有黃應春、字元英。號西軒者。奉化人。成化寧波府志云。應春受業于李元白。嘉熙二年進士。遊臨安。四方之士翕然宗之。內翰應繇。左史黃自然。以其所著詩說繳進。送監看詳。除國子錄。累官朝散郎。知處州。廣平門人、以應春為最云。又有王文貫。字貫道者。鄞人。寧波府志云。文貫中寶慶二年進士。嘗從舒文靖公遊。得其詩學之傳。時甬東以詩著者。余太學端臣。以慶源輔氏為宗。文貫亦受業焉。教授眞州。除宗學諭。弟宗道。嘉定元年進士。于詩亦有論著。

朱擇善薛王成

朱擇善名未詳湖州烏程人丞相勝非之孫也師袁正獻公擇善嘗往訪真文忠公德秀於閩德秀送以序云自余歸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賔門之域者將朞年於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公之孫且嘗遊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敎我使免於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

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爲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盍亦感勵奮發如去蝨賊如殄寇讐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爲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子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

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又有薛王成者名未詳永嘉人也嘗學於楊文元公著述甚富子璩字叔容能繼其學著述亦富淳熙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史館劉克莊謝子強上其所著書入元不仕林霽山景熙作二薛先生文集序云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丞給事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王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循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爲鬼蜮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治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内外治疎爲采薇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傅周

名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爲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剡進上經一覽藏之秘府以詔厥來會兵興君亮區區收拾於烟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飭懼不克紹以貽斯文羞況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公亦重可敬夫

曹叔達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慈湖令樂平時叔達往謁見於縣庠聞其提唱晝夜思之至忘寢食凡十有四五日而忽覺與樂平

舒益裕甫齊名慈湖浚契之未仕而沒慈湖以文奠之曰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於道晝忘食夜忘寢喻浹旬而忽覺二千年來覺者甚無幾比覺者雖滋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想中比裕甫遠來郎誘動靜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崇儒重道某倩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緘曰叔達物故矣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慟望哭敬遺斯奠哀哉哀哉

鄒貢士夢遇

鄒夢遇樂平人以詞賦舉鄉貢進士慈湖來爲令師事之未得第而卒慈湖題其墓碣云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礙

通之自是益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曾卿與之語厥明再語而頓覺末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叔達留縣庠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感哉自孔子歿學者率陷溺於文詞論議喪其本靈而事口說寥寥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曾卿之子曾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感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弛張闔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燦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其舅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和喜慍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

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乃爾久欲來見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略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艮齋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齋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疎兮鳥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哭於燕堂遺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葬有日請誌其墓銘之曰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唯不動乎意不昏其本靈

樂平自元祥從邑宰楊公遊其叔祖曾鄉繼之自是邑之學者靡然向化並爲陸子之學先後覺悟者甚衆其尤著名見林氏江西通志者有舒益字裕甫洪簡字子斐以蔭補官知茶陵縣曹正字性之官永明尉學有自得寂靜弗忘酬應非

樓方溥字成太誠確正直吳塤字仲和馬樸字季文以經學薦授廣昌主簿子樊字敬叔循子應之字定翁王琦字表文以文薦補學博余元發字永之以詞賦薦王晉老字子康以蔭入仕篤志於道皆楊公弟子云

鍾國錄宏

西江人物志

鍾宏字子虛樂平人從邑宰楊簡游大見器重登嘉定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甫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為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擢皆不起

桂待制萬榮

寧波府舊志本傳

桂萬榮。字夢協。慈谿人。楊文元公弟子。慶元二年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一裁以剛介。御民以慈。秩滿。民爲乞留。子弟獲其訓廸者。恥爲不善。嘉定戊辰。調建康推官。時相史彌遠欲招致之。萬榮固辭。尋差主管戶部架閣。明年除太學。輪對奏絶虜選將二事。一以義斷。除武學博士。尋除宗學橫經。上方嚮用。力求補外。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嚴刻。以鹽課拘繫甚衆。萬榮具書告。在不從。於是挾行牀與所拘人同寢。在媿。即委縱遣。陞守南康。御悍軍。省浮費。察奸吏。民幸其利。三疏丐祠。進直秘閣。遷尚書郎。特奏二劄。上嘉之。因請老。除寶章閣待制。奉祠崇禧宮。嘗築室東山之麓。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取古人資於折獄者。爲棠陰比事。行於世。從子錫孫。紹定五年進士。精於春秋。累官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紹其家

學慈湖書有遺桂夢協一則云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陳文定公宗禮

宋史本傳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星變爲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兼考功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

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寶謨閣廣東提點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虙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

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通國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遷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也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按文定公江西建昌之南豐人宋史本傳失載籍貫今補

入文定公入對每以謹念慮之微嚴義利之辨爲主蓋陸子之教至文定而一光當時盡用其言則宋祚猶可少延而惜乎慍于羣小進退無恆也

文樞密及翁

文及翁字未詳宋史未立傳惟四明舊志稱爲德祐時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平生讀書以求心名其齋篤好慈湖之學于其片言隻字收拾殆盡咸淳間制置使劉黻請於朝即楊文元公宅爲慈湖書院在慈谿縣東北五十步屬及翁爲之記其畧曰慈湖先生昔在大學肄業循理齋足不踰閾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曰某悟道宴坐返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

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是先生知至之始事也又觀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問舉扇訟是非以對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守永嘉日謁先聖又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之終事也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忠信而有證其註孝經述易解春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六次急者入遺文訓語皆先生精神流動先生家于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今王牒侍讀文昌劉公嘗執筆于太史氏爲先生作傳及開閫府于四明奏請于朝乞爲先生賞延于世即先生舊宅創書院于慈湖之濱規模軒豁衿佩鏘鳴相其役者縣宰王君

愉提管陳君允平噫俗流失學士大夫童習白紛謾不知心爲何物驅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饕富貴喪精神以失虛靈者憁憁也藏山之卷九千插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口不絶吟亦秖以釣聲譽梯利祿膏唇吻飾簡牘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各是其是反以心學爲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爲禪學者何異衆人皆醉反執獨醒者以爲狂此先生之所以太息復太息也書院有規廪稍有籍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其大者以驗同志咸淳九年良月吉日記

按文昌劉公制置使劉黻也作書院見宋史黻本傳寧波府志云書院歲久頹圮嘉靖間其裔孫楊淡修葺之淡于書院之西數十步又作小樓三楹制甚朴陋扁曰鳩居樓前爲圃八九畝而穫常數十畝之殖歲有餘饗焉淡蓋自

食其力。無求于人者。故勤而勞。約而不困。儉而能施。樂而有常。其滿林桑菽。有五柳之餘風。故人皆稱爲不詩酒之陶元亮云。

馬莊敏公光祖

宋史本傳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眞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充督視行府參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暫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

言劉漢弼言罷後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户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緡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名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荊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

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寛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撙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爲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寛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

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兼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叅知政事。五年。大知樞密院事兼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爲京尹。則劃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按莊敏從學於袁正肅。得正肅經濟之實學。所至有政聲。是時眞文忠與正肅二公繼朱陸二先生之後。並稱理學名臣。故莊敏兼師文忠。至元修宋史。凡兼事朱陸二先生者。止稱朱不稱陸。其再傳弟子亦然。蓋當時以朱註取士

天下人止知有朱並諱言陸而莊敏此傳亦止稱師眞文忠也莊敏號裕齋其總領淮東兵馬錢糧時刻正肅文集於鐮院見正肅子從所爲文集題跋今附於後

正肅公有蒙齋集子從題其後云先君子正肅公文集四十卷門人裕齋馬公刋于淮東鐮所矣片言隻字散落尚多友朋相與彙集得十六卷爲續集其奏議駁疏爲前本所未出者今併刻之家傳國史附焉追惟先德九原不可作名節在朝廷政敎在郡國道學在士夫不肖孤何足以知之姑識歲月於卷末云咸淳甲戌十月男朝奉郎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借紫從拜手敬書



